



一路退却中,她从姑娘成了婆婆

□清静

当春天一次次让花朵羞涩之后,夫人迎来她的六十岁生日。在与时光的对阵中,她一路退却,却成为我心海里一束最温暖的光。

(一)

一直记得,那个雪野里的红衣姑娘。

近40年前,我在名为天宫的山村学校任教。教室太破了,每逢冬天,寒风就从漏风的篾墙灌进来,孩子们小脸通红,裹紧衣服,高挽裤管,赤着脚丫,亮着眼睛听课,扯着嗓门朗读。

而我夫人——彼时的热恋女友,在18里外的戴帽初中,用收录机“现炒现卖”教英语。山瘦路细,水吟风柔,牵起我们的思念。周末,脑海里跳跃着她的温柔,我奔波在陡坡高坎;而她总会像柔柔的花朵,缀在某个山垭口,给我的奔赴荡起猎猎欢呼的风。

那年正月十九,一场大雪,让满山枝丫噼噼啪啪痛苦哀嚎一夜之后,山坡、田野成了白茫茫一片,美得让人惊叹。我心里却叫苦不迭,羊肠一样的山路本就行走艰难,被厚厚积雪掩埋后更是危险——她能如约而来吗?

焦虑张望中,一个熟悉的身影生动了寥落的雪野。是她!她一袭红衣,在漫野白雪的映衬下,像温暖摇曳的迎春花。雪花跳跃在她头上的天空,再停歇在她肩头、发丝上,她的脸骄傲地通红了,像雪野的一团火焰,轰轰烈烈地向我的山村走来,像不可遏制的春天。

(二)

后来,她退却成琐碎里的勤俭妻子。婚后,生活老是沉着脸考验我

们。为偿还为父亲治病的债务,我们必须与钱较劲:每一个日子,都被写成精打细算,写成生趣和幸福。

夫人在集市穿梭,总能淘出清新和鲜亮,把性价比写成自豪和骄傲。家里的衣服,总在她缝缝缀缀中成为艺术。简笔的小花,可爱的小动物,被她随意缀在补丁处,似有花香轻漾,尽显可爱憨态。

儿子出生那年,家里拮据到了极点。孩子出生前,连给孩子买一件新衣服、准备一些基本用品的钱都拿不出。她从未有过一句怨言,昏黄的灯光下,她总是微蹙眉头,认真裁剪着,缝制着。

课余,她学会了绩麻线。苕麻粗粝,要理顺、撕细、连接,让它们温顺地躺在麻筐里,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她将一小卷苕麻放入水里,根据水温试探浸泡的时间。冷水柔软粗粝的苕麻,也啃噬她不断划拉的手。那些日子,嘶啦嘶啦的划拉声,苕麻带起的水声,从小屋的角落缓缓淌出来,装满我们小小的房间。

差不多用了八年,我们才走进无账一身轻的时光。一张张欠条,带着幽幽的时间印记,在朋友、单位游走,像流浪许久的孩子,最终回到我们手中。

如今,我们还小心收藏着那些还账收回的欠条,像呵护一直走不出的温情。

(三)

再一次退却,她成了陪伴奋进的母亲。

八年后,夫人陡然面对新的挑战:新的工作和环境,让她必须提升学历!四十有余的她,只好一脚走进理

头苦读的时光:参加成人高考,踏上脱产专科和本科的求学之路。

儿子刚上小学,很懂事,与忙碌的她互相照亮。每天放学,回家做完作业后,他会认真扫地、洗碗、擦桌子,小小的身影在屋子里来来往往忙碌着。

有时,儿子总会为她泡上一杯热茶,奶声奶气地说:“妈妈,你好好学习,我也会好好学习的!”夫人也关注儿子,和儿子分享学习方法和心得:“宝贝,我俩来一场马拉松吧,妈妈和你一起加油!”

一次,我回家很晚。发现儿子房间还亮着灯,我轻轻推开房门,只见儿子双脚放在洗脚桶里,鞋子丢在一旁,书本摊在桌上,他仰躺在床上,睡着了。我的心里一阵酸涩。周末,夫人回家,心疼地把儿子抱在怀里……

所幸,儿子也像一棵树一样,可着劲向上蹿。

(四)

最近一次退却,她成了幸福的婆婆。

我们调入县城的重点中学。夫人被安置到一个陌生的枝条——财务工作。财务工作像一张刻板的面孔,夫人把它鼓捣得富有情感。一次,遇上财务大检查,需要第二天早上按要求上交清单。恰逢大风停电,我陪她买回一包蜡烛。飘摇的烛光

中,计算器的“嘟嘟”声在客厅里悠悠地响了一夜……她把请教探讨当作春天的爱恋,日复一日盯着隐隐闪光的电脑“做苦工”,灯光总在黑暗中静静亮着,丝丝皱纹却悄悄侵袭了她青春的脸。

如今,她已六十岁,成了婆婆。这些年,家庭、事业的挤压,她逐渐成了一辆一奔跑就咣当作响的老车。前年,儿媳妇与儿子牵手,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。儿子儿媳偶尔回家,她就会被媳妇推出厨房。站在厨房门口,她有些不安,眼睛弥漫着晶莹幸福的泪光。

今天,她的生日聚会简朴而温馨。在不多至亲好友的环拱中,夫人笑得像羞涩的小姑娘。我内心无比柔软,我心爱的女人,在与时光的对阵中,她就这样一路退却,从青春姑娘、操劳妻子、奋进母亲,最终退成了幸福的婆婆。

祝福你,我在与时光对阵中一路退却的亲亲姑娘。在这春天,我愿把让花儿红脸的心跳,生生攥住,悄悄献给你!

(作者系四川省隆昌市作家协会主席)



包裹回家

□张春燕

这天,在距快递小哥将包裹送达我所在的重庆某小区14天以后,我领回了自己这单包裹——一箱内有24包、名称与爱情有关的国内某品牌抽纸。

包裹回家,除本购买者外,还与3个人密切相关。

记忆力超常的快递小哥

那日,细雨轻洒,天气微寒。在外面参加一个活动的我,接到快递小哥的电话,说我有包裹到了。我让他放到小区岗亭外面。他答应并叮嘱我:“那你记得去拿哟!”

那天回家后,因为遇到需要处理的事儿,也因为晓得那包裹既不贵重,也不那么容易被损坏,我没去拿。第二天上午,我离开重庆,回到万州。

13天以后,我回到重庆,查看家人拿回来的一堆包裹,发现唯独少了那一箱抽纸。第二天到小区岗亭没找到,便按物流信息上的号码打电话给快递小哥,报上姓名和住址后,他告诉我:那天下午他经过岗亭,见那箱纸还在,担心被雨淋湿,他便将其与正要投递的其他包裹一起,放到了菜鸟驿站。

事隔近半个月,投递了无数单快件的他,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包裹长什么样子,他什么时候拿到菜鸟驿站去的,那天是谁当班,他又是

怎么说的……面对这样的人,在跟他通话时,我没有丝毫的责怨,只有对他超常记忆力的由衷佩服和很负责任心的真诚感谢。

绝不背锅的工作人员

走进菜鸟驿站,我把事情一说,工作人员拿过手机查找,又上电脑回看监控后,很严肃地跟我说没有,我告诉她快递小哥明确说是送到这里来了,她脸上的表情更加严肃,眼睛鼓得大大的,一副绝不受冤枉、绝不背锅的样子,让我去找快递小哥。我拨通小哥电话,请他们核对沟通。一番对话后,她又拨通那日上班的她妹妹的电话,两个人又是一番核对。我看一时半会儿找不到,便说:“我先回家,查到了告诉我。”

回家后半小时左右,菜鸟驿站工作人员打电话过来,问我或家人是否还有另一个手机号,得到否定答复后,她让我再等一下。过一会儿,电话再次响起,她告诉我:是被你同一栋楼同名同姓的人拿走了。我刚刚已经跟对方核对了,东西在她家,但她说没时间,让你自己去拿。

原来,那日快递小哥把纸箱送到菜鸟驿站后,告诉临时代班的她妹妹,这个单已在门卫签收处理,不能再入库,单独放一边,直接给收件人就好。

同名同姓的邻居

按照菜鸟驿站工作人员的提示,我找到邻居家,叩开门后,站在门口说,我来拿我的东西。开门的婆婆满眼疑惑地问拿什么东西,里面传出一个30多岁、清脆且有几分尖厉的声音,让婆婆把几个小袋子和一个纸盒子下面的纸箱给我。我笑着说:“以后拿的时候核对一下手机号。”对方回我:“是菜鸟的人给我们的。”我说:“你买没买这东西,心里清楚啊!”对方提高了音量,话语听上去更尖厉一点儿:我又没有用你的东西!自始至终,我没见着自己用同一个姓名在这栋楼行走的人,以后擦肩而过,也不会认得。

接过婆婆递过来的纸箱,我直接搬回了家。纸箱被打开了,里面的东西倒是没动。上面贴着的收件人信息——我的楼层和房间号、电话号码清晰可见。

这个纸箱以及它上面所有的信息,在同名同姓的邻居家待了十多天。它们身上看不出疲惫感、委屈感,也不会向我诉说什么,人家家里都听到些什么,看到些什么。

但我还是隐隐希望,这失而复得的快递包裹,能够让我们记住点什么,以后再遇到这类事情时注意点儿什么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)



能懂的诗

落花

□潘昌操

花落的时候,正值春天
叶还没冒出来
匆匆让位置
从初苞到枯萎不过几日
见风就落下
纷纷扬扬的泪花
见我就落下
感动于一种摇曳
粉红的花瓣
一片,两片
落入眼眸碧波里
溅起感激的涟漪
明知那种荡漾是短暂一瞬
蓬勃还未抵达
扑簌簌,不知是谁的多情
善感飞花

(作者系重庆新诗协会理事)

区别

□余孝安

城里人打开书上的日子说春天就要到了
花开的时节踏春去
桃李花下的文字一定悠悠绵绵
农民是不看那立春的文字的
他们用脸感受那风从寒到冷由冷变凉
凉中带温
用一双赤脚探探那溪流的水由刺变麻由麻到清
他们不说游春去
只默默地将那挂墙的犁取下来上下左右摇一摇
响的加上楔子再扛上牵牛去了稻田
女人们挟一把锄哈一口气挖出了早春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